

国家汉办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共有51个国家的91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药课程，并举办中医药文化讲座、研讨、体验等活动。

据国家汉办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孔子学院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平台，中医药文化通过多种形式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与国外院校合作开设中医专业和中医类汉语学分课程、组织同仁堂专家团队远赴各国孔子学院巡讲和编写中医药教材。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5088人在孔子学院里学习中医药课程，5万余人参加中医药讲座、研讨会等中医药文化活动。中医文化更是进入汉语教师培养课程体系，旨在满足海外日益增长的中医药文化学习需求。



从左至右，侯百谦、李婕、曹凡和曹相东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同参加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培训。

中医药文化： 从孔子学院走向世界

黄诗雅 文/图

从不了解到亲身体验中医药文化

比拉尔和纳飞斯来自巴基斯坦，正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课，他们认为学习中医药文化需要亲身体验。他们以中文课跟中医药文化课程作比较，认为语言可以通过课本学习，但是了解中医药文化知识需要学习理论并进行实践训练。

“因为学习中医药知识，只学理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行相关实践才会掌握。”纳飞斯说，上中医药文化课的时候，老师会先示范各种中医疗法，例如针灸、拔罐和推拿，然后学生互相练习所学到的知识。

比拉尔和纳飞斯主修国际教育，他们原本对中医药文化没有认识，刚开始学习时偶尔会感到困难，不像学习其他学科那般轻松，然而他们认为只要不断练习，学习也并没有那么困难。

日前，2017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赴美国、保加利亚汉语教师志愿者培训的近300名学员参加了“中医基础·国粹经典”的中医理论实践学习活动，学生在经历6周的培训后，体会到了中

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侯百谦、曹相东、曹凡和李婕便是其中的学员，他们来自国内不同省份、不同学校，今年5月在北京语言大学相遇，一同参与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培训。通过学习中医药文化课程，增加了他们对中医的科学性的“自信心”。

曹凡形容中医药知识是靠实践一点一点积累而获得，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财富：“通过学习，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原来有这么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侯百谦也认为中医药文化课程让他发现中医药知识背后的科学根据，当他将来到国外教汉语，如果面对外国人的疑问或质疑时，会有自信跟他们解释。

透过日常生活传递中医药知识

对于汉语教师志愿者而言，学习中医药知识是培训的一部分，目的是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外国学生。

比拉尔和纳飞斯从学生的角度提出，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医药文化。比如，他们会从学生的脸色诊断他们体内的毛

病，然后告诉他们解决的办法。比拉尔亦提出将来回家乡教汉语时，可以邀请学生近距离指导和示范中医的治疗方法。

对将出发到美国和保加利亚教授汉语的侯百谦和曹相东而言，最大的困难并非了解了多少中医药知识，而是如何把了解到的知识传递出去。

曹相东认为，中医药知识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习，再加上语言障碍，学习中医药文化有可能会让外国学生感到枯燥，因此最直观展示也会是最适合的教学方法。

在侯百谦和曹相东看来，生活现象和中西文化差异是传递中医药知识的合适切入点。曹相东的期末作业便以食疗为题，他并不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医的常用药材，其原因是如当归、枸杞这类药材在国外并不常见，而是介绍一些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用到的食材，例如白萝卜和生姜，从中医角度介绍其药用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蕴含着中医文化与知识。”曹相东说。

侯百谦也以茶道为例，说明中医药知识可以嵌在汉语课里。他指出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喝茶，然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茶是一种养生的饮品，因此汉语教师志愿者可以在教授茶道时，将中医的知识融会在里面。

新闻链接：

孔子学院开设的中医药课程

孔子学院开展的海外中医教学和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平台。

中医特色孔子学院发挥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优势，中方院校积极派出中医药专家学者，与国外院校合作开设中医专业和中医类汉语学分课程，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共同培养中医专业本土人才。例如，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每年培养中医专业本硕博学生近20名。韩国圆光大学孔子学院推动圆光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启动了本硕博人才培养项目。此外，各国孔子学院举办高端中医研讨会和讲座，促进人员交流和科研合作。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中医药教材编写，努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校企合作。一些孔子学院还设立了“中医药文化展示体验馆”“中医养生中心”“养生堂”“中医药角”等，吸引当地民众亲身体验针灸、中草药识别、中药制作、耳穴疗法等多样性的中医药文化。

5月26日，本版刊文《中国你好 世界你好》，内容为来自英国的9岁男孩托比写给中国的一封信。文章刊登后，读者对这个小男孩颇为关注，本版今日刊出托比和他的母亲一起学中文的故事，以飨读者。

亲爱的中文， 你还好吗？

陈颖妍

2013年6月，5岁的英国小男孩托比向世界寄出了第一封信。在他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让大人意想不到的感染力——他使世界变得温柔、亲近。凭着对世界的好奇，托比开始给全球各地的人写信，以了解不同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转眼之间，托比已经学了3年中文，而他的母亲萨宾也加入了学中文的行列，在托比的学中文之路上，妈妈担任着亦师亦友的角色。

6岁开始学中文

当笔者问托比是怎么知道中国的？他回忆道：“当时我只有5岁，对中国的认识不是很深。借着‘写信给全世界’的计划，在寄出的200多封信中，有一封是寄到中国香港的。我从香港笔友的信中得知了一些中国的背景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我对中国文化开始产生了兴趣，才有了学汉语的念头。”

托比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是从6岁学中文开始的，“那一年暑假，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刚巧开办了汉语儿童暑期课程，我便报名参加。暑期学院课程包括艺术、手工艺、工作坊、游戏及中文学习。我最感兴趣的是学习中文，这个课程使我感到十分满足，也增加了对中文的认识，令我更想继续学习。”没想到，一学便是3年。他最近通过了中国国家汉办针对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学习的新中小学生学习汉语考试（YCT3）。“那次机会让我认识到中国原来是那么美丽——长城、故宫，全部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托比在写汉字

喜欢有故事的汉字

托比告诉笔者：“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最不经修饰、最直接的一种沟通渠道。所以，学一个地方的语言后，了解那里的文化便事半功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每个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我最喜欢的汉字是‘去’字，因为它笔画简单而寓意深远，代表着你将会去某个地方，有可能令你展开一段新的冒险旅程。另外，我最近还爱上了另一种中国文化——中国音乐。我去过数个音乐会，深深地被充满东方特色的乐器迷住了，尤其是古筝，希望将来我也能够学习。除此之外，我也对中国菜十分感兴趣，听说有很多种烹调方法。”

托比说，在汉语学校收获的不仅仅是中文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我最近认识了一位叫Kevin的中国男孩，他最近才搬到英国，我们十分投缘，和他聊天时，我可以讲更多中文，让自己更有信心。”

托比也想给正在学中文的读者打气：“汉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但只要全力以赴，总有一天会学会。”

妈妈成学中文“搭档”

学一种新的语言，天赋固然重要，对孩童来说，家长的态度和教育方法更为重要。托比的母亲选择和儿子一起去经历，“我得悉托比要学中文时，十分支持。因为这是他的决定，他已经逐渐长大了”。

“我一直以来都对中华文化有浓厚兴趣，也与华人一起工作过。在托比学中文的前两年，因工作关系我没报读成人汉语班，只打算在旁陪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习过程中我会协助他完成作业，帮助他记新词，这个亲子学习过程弥足珍贵。幸运的是，我从今年起能够与托比一起学中文，我们十分享受在一起学习的过程。”萨宾说。

对于想学中文的外国孩子，萨宾说：“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如果他们想学，也正好有合适的课程，那就毫不犹豫地去学习吧。如果当时托比对中文没有兴趣，我也不会强迫他。”她建议：“当两个人一起学习时，事情会变得更有意思。托比知道他认识的一些字我不认识，而我认识的字托比也不一定认识，所以我们用电子卡去学新的字词。我们一起学习，也从对方身上学习。”

绿色在我心中

王加悦（13岁）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绿色是春天的景色；绿色是青春的代表；绿色是环境美不可缺少的色彩。今年的春天刚来临，雨水让田野上的绿色一天天地增多！

当我看到绿色时，就想到我家附近的小公园。公园里有高高大大的绿树，还有那一大片的绿草地，上面还有足球场。我经常跟哥哥去公园玩，打篮球，踢足球，在草地上跑呀，打滚呀！绿色是我和哥哥心中的颜色！

当我看到绿色时，就想到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几年前我所在的学校组织活动，去了那儿。到那儿时，我看到了好多优美的风景：绿树抽出了新的枝条，长出了嫩绿的叶子；那里的湖水真绿，绿得好像是一块无瑕的碧玉。从此，我一看到一片绿色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神奇的地方。

绿色真是有生气的一种颜色。它把大地妆成绿色，让人感到欣欣向荣，让人感到地球上生命旺盛，让人感到世界的美好！我爱地球上的花草树木，我爱绿色的自然环境！我的心中存着许许多多的绿……

（寄自美国）

我在海外教书法 —— 结缘“弘一体”

徐宗挥

2010年秋天，西班牙马德里，我的汉字书法班来了一位名叫苏珊娜的女学生，40岁上下，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她既不会汉语，也不认识汉字，但喜欢中国书法，希望参加书法班。刚开始，我教苏珊娜一些独体字，讲解这些字形的演变过程，她颇感兴趣，也能记住。后来，进入书法教学过程，我教她写唐楷柳体，她写得十分认真。对初学者来说，她的字写得还不错，不过看得出来写得费劲。有时她感觉累了，就停下临摹，放松一会儿，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写。就在这时，我发现她写的字，线条有点像弘一大师的字，我观察了几次后，就让她临摹弘一大师的楷书。令我想不到的是，苏珊娜练习了几个月，居然把弘一体楷书写得逼真，实在令人惊喜。这样的学习速度是临摹欧体、颜体和柳体所无法达到的。

2011年5月，苏珊娜的书法作品在西班牙华侨华人书画展上展出，获得好评。一位书法家评论说：“还看到过一位外国人把汉字写得这么好。”

弘一大师被中国书法界评为“20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之一”，国学大师马一浮曾撰文道：“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年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大师方外友人叶圣陶先生评论：“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这种观点也有助于向海外学生解释“弘一体”书法的结体，使复杂的汉字结体变得明了易懂，安排笔画有规可循。

为此，我给学书选弘一大师45岁至55岁时期的作品作为“弘一体”的范本。大师45岁所写的《佛说大乘戒经》字体工整，点画分明稳健；47岁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迴向章》，大师自评：“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杭州，著名书画家沈本干先生教我学书画时谈及弘一大师。沈老告诉我，他早年就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曾参加李叔同和学生创办的“桐阴画



苏珊娜在临摹「弘一体」汉字

会”。这是我对弘一大师最初的认识，然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凡是在报刊上看到有关弘一大师的文章，我总是仔细地阅读，每次回国都要去书店寻找大师的书法作品集，看到好的

就购买。弘一大师任教过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是我的母校杭州师范大学的前身。多么难得的缘分，令人珍惜。这些就是促成我在海外编写教授“弘一体”汉字的激情和因缘。

（寄自西班牙）